

# 尼采哲学中酒神精神的美学阐释

原 雪<sup>1,2</sup>

(1. 青海民族学院 外国语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7;  
2.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 要:**以尼采的酒神精神为出发点,对尼采的美学话语以及尼采对待启蒙主义和抽象理性的批判,对物质——肉体 and 生命的高度肯定等哲学美学思想作尝试性的解说。分析认为,尼采美学以酒神精神为基点,体现出对生命和物质(肉体因素)的肯定和辩护,试图用具体感性克服抽象理性,恢复生命的丰富意义,在陶醉和狂欢中建构一种人人平等、泯灭等级的世界大同的乌托邦图景。

**关键词:**尼采;酒神精神;美学;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B51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9)01-0107-04

“在尼采的美学批判中,基督教的欺世谎言、理性的终极追问和科学的乐观主义都是不值得信赖的,但人的精神总是要有所附丽才能活着。尼采认为,世人无需将渴求永恒的希冀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天国和盲目乐观的科学精神中,积极践履尘世的酒神精神即可直接把个人和永恒圆融在一起”<sup>[1]</sup>。学者周国平认为,尼采始终视理性为扼杀本能的力量,并谴责苏格拉底的理性哲学扼杀了希腊人的艺术本能,其中就包括了酒神冲动,从此非理性的酒神精神成为他的美学谱系中的魂脉所在,并化为“锤击”美学的无穷动力。19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尼采,以其清新的文字、狂热的思想,拉开了19世纪末哲学革命的序幕,他宣称“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sup>[2]</sup>,从此打破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基督教的道德传统和启蒙主义的文化传统,提出了高扬强健生命和权力意志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理论。这里姑且不论这位伟大哲学家在哲学上承前启后的辉煌成就,仅尼采的酒神精神及其对当代美学和艺术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开创了现代美学的新视域,且成为影响现代美学的重要理论资

源。特别是在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路途中,尼采的声音更是强劲而有力。因为仅提到后现代的文化实践,如电影和流行小说中对物质—肉体因素的果敢追求和大胆表现,就足以看到尼采的深刻影响。本文试图以尼采的酒神精神为基点,对尼采的美学话语及尼采对待启蒙主义、抽象理性的批判,对物质——肉体的高度肯定,对待生命的态度等哲学美学的思想领域作一次尝试性的说明。

## 一、尼采哲学中的酒神精神

尼采说:“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之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做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毁灭的喜悦……”<sup>[3]</sup>。这是写在《偶像的黄昏》中的一段话,尼

采后来在其自传《看哪，这人》中原原本本地加以引用，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对酒神精神的一个经典表述。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尼采是如何顺着古希腊哲学与艺术的脉络，诊断出古希腊悲剧文化死亡的原因，从而在酒神狄俄尼索斯醉的世界中恢复生命的丰富意义并将非理性主义美学推上了巅峰。

在希腊时期之后的欧洲，柏拉图主义之后的欧洲在整个基督教和现代时期，理性、逻辑、知识和节制、禁欲、克己无处不在。在两千多年的基督教文化和苏格拉底式的文化哲学熏陶以及工业文明的洗礼下，人离大地越来越远了，原本活泼的生命个体逐渐变成了基督教文化的奴隶和工业理性的工具；人的自然生机被抑制，成了没有生命力、没有个性、没有创造力的机器。苏格拉底肯定知觉，否定直觉，培养出非神秘主义的、发达的逻辑天性，其原则是“清晰明了”和“知者有德”。对苏格拉底而言，“理性等于德性，等于幸福”<sup>[4]</sup>，所以尼采认为希腊悲剧文化死亡的原因就是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

在尼采生活的19世纪德国，轻浮的乐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目的没有了，文化是手段，现代科学活动变得野蛮化了”<sup>[5]</sup>。他多少有些伤感地发现，酒（狄俄尼索斯的意向是陶醉之酒）和火（赫拉克利特的意向则是发光之火）的意向编织成的希腊思想，只能凭借回望，以乡愁的方式存在于自己的记忆之中时，尼采以重建德国文化为己任，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源头开始清算种种病态和颓废的现象：“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sup>[6]</sup>。他认为，苏格拉底主张理性，而理性是埋葬生命的暴力，基督教是虚无主义的象征，而酒神狄俄尼索斯却是肯定生命的象征，代表了人的生命和意志力量的形象。

酒神狄俄尼索斯就是尼采凭借敏感的艺术颖悟和独特的世界感受从原始节日中发掘出来的。在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这一二元美学冲动中，酒神冲动具有本源性，日神冲动则由它派生。尼采认为，艺术创造的动力是强力，而酒神艺术与日神艺术则是强力的不同表现，都是艺术创造的原动力；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作为驱向幻觉之迫力”，后者是作为“驱向放纵之迫力”，“两者都是在我们身上释放艺术的强力，各自释放的却不相同。日释放视觉、联想、诗意的强力；醉释放姿态、激情、歌咏、舞蹈的强力”<sup>[1]</sup>。无论是日神冲动还是酒神冲动，都具有非理性的性质，尼采始终视理性为扼杀本能的力量，并断言希腊悲剧恰恰死于“理解然后美”的理性主义

原则<sup>[2]</sup>。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生命冲动与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对立，而这种对立又成为尼采美学致思的原创点，此后尼采的哲学美学从酒神精神走到超人，再到强力意志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只不过后来的酒神精神获得了更加哲学化的处理：强力意志。虽然他的思想不无变化，然而酒神精神巨大的生命冲动一直奔涌在尼采的美学奇思中。正如强力意志成为尼采哲学的关键，酒神精神成为尼采美学的关键。当然这二者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

对酒神的美学内涵，尼采也有十分生动的论述：“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甚至那被疏远、被敌视、被奴役的大自然再次庆贺她与她的浪子人类言归于好。大地自动奉献它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驯良地前来……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副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颤栗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时，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人不但感到自己与邻人团结了，和解了，融洽了，甚至融为一体了……人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居高临下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样”<sup>[2]</sup>。这段描述渲染了酒神来临的情景，很有诗意地把酒神的美学意义揭示出来。首先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景象。在酒神精神里，人与人、人与人都处于其乐融融的欢乐情境中，生命得以充实，精神飞扬，所有的隔膜和恐惧都被克服，生命得到高度的肯定与张扬。其次是人人平等和异质共存的新型人类关系，尼采从中看到了人与宇宙的完美合一。在酒神精神的陶染下，连“奴隶也是自由人”，各种社会等级和礼教的束缚都已被推翻，人类进入一种普天同庆的理想状态。酒神精神中透露出来的肯定生命的世界感受；人与人、人与世界共处同乐的景象；消除等级、异质共存的图景都体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从而达到了精神上淋漓尽致的愉悦，又怎能说不是一种精神上的狂欢呢？在这个醉的世界里，个体化原理崩溃了，主体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迷狂状态中，他着魔了一般，激情高涨，狂喜从天性中奔腾而出，面具被撕碎了。酒神的魔力使得一切都得以解放，一切都达成了和解，一切都在一个兴奋的大海中融为一体，一切都相互吞噬、转换、变幻。动物似乎在开口说话，人如同神一般有超自然的魔力，此刻，“空中响着大同的福音”，“人不再是

艺术家,他变成了艺术品:这里,通过醉的战栗,整个大自然的威力显露无遗,太一的快感得到极度的满足。人……在这里被揉捏、被雕琢”<sup>[2]</sup>。在尼采看来,人在酒神节中不复是个人并因此而进入一种极乐的境界,这一现象是最值得注意的。它表明除了执著于个体化和制造美的外观之幻觉外,人还有一种更强烈的冲动,便是要摆脱个体化的束缚,打破外观的幻觉,回归自然之母的怀抱。在此意义上,“酒神的本质”就在于“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sup>[2]</sup>。

## 二、尼采的哲学美学批判

尼采的美学视野是开阔的,他不满足于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狭隘的美学见解。由此,他深入到古希腊的悲剧,深入到原始节日中找寻原始生命的充沛淋漓的激情,以此治疗现代文化的贫弱。笔者将着重考察尼采对待启蒙主义、抽象理性的批判,对物质肉体的高度肯定,对生命的态度等哲学美学的思想,以期更深刻地领会对这些领域持论的根据。

尼采对启蒙主义的批判立场是很鲜明的,他对启蒙主义几位公认的大师,如卢梭、康德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尖锐地嘲笑卢梭滥情的女性文化,对卢梭的冷嘲热讽成了他一生的乐趣。他对康德的态度是前后不一的。在《悲剧的诞生》中,他高度赞许康德对科学精神的限制,认为康德的理性批判给科学认识的作用作了清醒的规定,遏止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科学精神肤浅的乐观主义。但是后来他十分憎厌他的伟大同胞,尖锐地批评康德审美无功利的说法,认定生理快感是美学的基本因素,还称康德是概念的木乃伊。可以说,尼采对启蒙主义大师的批评,是因为他洞识了卢梭和康德道德哲学中隐藏的基督教因素。在尼采的眼里,基督教甚至道德本身就是生命的敌人,因此,对启蒙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生命的肯定和辩护。而启蒙主义的特点是抽象的理性主义和对普遍概念的喜好,这种美学观念主要体现在黑格尔的美学体系里。在黑格尔的体系里,世界上的艺术都被强行纳入到他自以为得意的完美体系中,并依照他的辩证法有条不紊地发展与演变,导致原本丰富多姿、异质共存的美学想象被大幅度地净化和缩减了。把理性作为唯一的标尺,势必要把那些不符合理性规范的美学因素,如原始神话、无意识心理、各种物质——肉体因素都排除出

去,这就是耽于理性的启蒙主义的狭隘性质。而尼采把酒神精神积极果敢地引入美学研究,就是要打破长期以来为启蒙主义的理性美学所造成的狭隘局面,为人类美学本该具有的广阔世界打开通道。在这一点上,尼采以酒神为标志的生命美学开创了现代美学的先河。他对生命冲动和本能的大胆肯定,对神话再生的期望,对种种无意识隐秘的掘发,都启迪了后来如弗洛伊德、容格等人的美学,甚至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福柯的疯癫话语和身体美学,都流淌着尼采的美学灵感<sup>[7]</sup>。酒神精神是现代美学走向后现代美学的一大标志,在其他美学形态的簇拥下,终于冲破了启蒙主义的理性美学传统。正因为如此,尼采的哲学美学莫基于被理性主义和基督教鄙弃的身体和生命上。现代美学异常重视对身体的关注,除了受到现象学者如梅洛·庞蒂,存在主义者如萨特以及后结构主义者如福柯、巴塔耶等人的有力推动外,它最重要的理论先驱就是尼采。

尼采对身体的肯定完全出自对生命的肯定,这与他他对基督教的抨击相关。在尼采的美学中,酒神精神象征着丰盈的生命、充沛的活力,艺术品是酒神冲动的产物,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艺术家受丰盈生命力的逼迫,不得不借助艺术反映自身生命里的丰盈和过剩。尼采始终对一种高贵强健的生命状态寄予了充分的想象和投射,他对后现代文化实践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劳伦斯作品中对力与美、理性、情感的形象描绘与哲理阐述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所探讨的酒神精神更是惊人的契合。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尼采在多大程度上或是否影响了劳伦斯,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劳伦斯和尼采都认为潜藏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野蛮性、创造性和放纵性是酒神精神的特征<sup>[8]</sup>。尼采一反传统对性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描述和论及,说明性是肉体活力和创造性的表现。劳伦斯更厉害,用赤裸裸的性描写冲击人类视觉,唤醒沉睡在人体最黑暗处的酒神,酒神的、泰坦的和蛮夷的因素都成了劳伦斯观念里的创造性活力。劳伦斯和尼采为酒神所代表的情绪的放纵和肉体的活力(尤其是性欲的冲动)正了名,他们把它抬到审美的殿堂进行供奉。尤其是劳伦斯,他把尼采的酒神精神中的审美态度推广到实际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所以他否定科学、伦理、道德。尼采在这点上却不极端,他并不否定科学、伦理、道德在人类实际事务中的作用,而只是把酒神的审美状态用于艺术的相关领域,他的目的仅仅是为惶惶不可终日的现代人类创造一个精神家园<sup>[9]</sup>。

### 三、结 语

酒神精神的提倡,说到底还是尼采有感于现代文化的落败,用尼采的话来说,是对欧洲虚无主义的抨击,尼采把科学精神和基督教都视为虚无主义,因为它们都崇拜抽象理性,蔑视肉体 and 生命。尼采对启蒙主义以来的欧洲现代美学,从笛卡儿、康德到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冲击,使得美学第一次在尼采的酒神精神中重新回到感性的地面上,回到物质——肉体因素的地面上,尼采与深受其影响的弗洛伊德及自辟蹊径的巴赫金着重从生命、无意识和物质——肉体因素重新奠基美学的根基,从而使现代美学进入到后现代的境地,也就标志着现代美学的转向。

尼采的酒神精神是他哲学美学的理论原点,它的核心就是对生命的肯定。这种肯定生命、高扬具体感性的美学精神标志着现代美学挣脱了理性主义的羁绊,从抽象唯心的概念体系走向现实生活,走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同时重新估量古代神话的美学含义,这也应该算一次美学的解放吧。

尼采的酒神美学克服了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对生命特别是肉体的蔑视,重新找回了美学的立足点。尼采用那生动而具体的感性丰富性克服抽象的片面理性;用自由的无拘无束身体抗辩官方的片面严肃性,体现其酒神精神的乌托邦冲动,这使得尼采的美学走到了后现代美学的门槛上,身体因素在当今审美文化实践中的异常活跃当然不能完全归因于尼采

的理论辩护,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酒神狂欢的大量存在。事实上,尼采的美学期望及其所具有的乌托邦精神早已融入了今天的美学实践中。得意洋洋的身体、酩酊大醉的身体、愉悦狂欢的精神,正在一一消解古典美学的抽象残余。物极必反,这种过分身体化的美学,是不是有些过于兴奋和沉溺呢?如果它仅仅沉溺在个体的感性快乐和固守着贵族式的高傲,而缺失了广阔的社会情境,那么它的乌托邦的积极含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 参考文献:

- [1] 汪民安. 尼采与身体[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周国平,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6.
- [3] 尼采. 偶像的黄昏[M]. 周国平,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 [4] 尼采. 权力意志[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5] 尼采. 看哪这人:尼采自述[M]. 张念东,凌素心,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6] 尼采. 快乐的知识:尼采后期思想文集[M]. 黄明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7] 赫根汉. 人格心理学导论[M]. 何 谨,冯增俊,译. 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
- [8] 劳伦斯. 安宁的现实[M]. 姚暨荣,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6.
- [9] 君特·沃尔法特. 尼采遗稿选[M]. 虞龙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Aesthetic review on Nietzsche's dionysian spirit

YUAN Xue<sup>1,2</sup>

-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Qingha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ning 810007, Qinghai, China;
2.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Nietzsche's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on the basis of dionysian spirit and illustrate Nietzsche's criticism of abstract reason. The aesthetics of Nietzsche which focuses on the dionysian spirit embodies the affirmation and justification of life. This kind of aesthetics highly stresses the life factors—material and body factors, attempts to overcome the abstract reason with concrete sensibility, and resumes the richness of the life. Through intoxication and revelry, a utopian prospect has been constructed in which there are no inequality and no hierarchic rank and the whole world is in great harmony.

**Key words:** Nietzsche; dionysian spirit; aesthetics; utopia